

經部

春秋集註卷十七

宋 高閌 撰

文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先君未葬例稱子而文成定之即位皆稱公何也既踰年也一年不可以二君故終年稱子又不可曠年無君故踰年雖未葬稱公也公雖上不受命于天子

而內受于先君畀乎無所受而自立者矣故書即位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

日食雖有常度亦人君所召有食之之者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葬者臣子之事而會葬者諸侯相送終之辭也天王惟有弔賵含禭之禮爾今使叔服來會葬是自同于諸侯則天王之微弱可知矣具文見義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小心畏忌曰僖此臣子之私謚也詩頌僖公惟曰侯

而已春秋例書公蓋臣子之辭也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凡諸侯之立世子必請命于天子及諸侯之薨也必

告于天子天子命立其世子為諸侯世子喪畢乃朝

于京師以士服見天子于廟而受命焉未受命不敢

服其服已見天子錫之黻冕圭璧然後服之歸設奠

于祖廟然後臨其臣民焉蓋諸侯不命于天子則不

成為君故世子雖有世繼之義必待天子爵命乃得為君也今文公未畢喪而天王使人即命之非禮甚矣韓奕之詩宣王錫命韓侯也其辭曰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朕命不易則諸侯之立必朝京師而受命可知矣

晉侯伐衛

晉襄欲紹文公霸業前年敗秦敗狄以其冒喪用兵非所謂以正伐不正也故皆貶而人之今衛侯以元

喧之故文公之季年輒背晉而侵鄭襄公既祥遂告諸侯而討之據左氏人有朝王之實故春秋予其爵

叔孫得臣如京師

公初即位在衰絰中未嘗朝王而王遽使卿來錫公命公于是使陪臣如周拜焉天王之使毛伯來錫文公之使叔孫得臣往拜皆非禮也由君不君故臣不臣得臣公子牙之孫公孫兹之子也

衛人伐晉

衛孔達為政不共盟主興兵鄰國受討喪邑財而人之不亦宜乎且晉師未退而孔達遽報其伐雖曰有辭失事大之禮矣晉師於是入于戚而彊其田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晉襄初立公在衰絰中使公孫敖聘之晉侯伐衛已入于戚公孫敖因往致禮焉凡聘禮必受于廟今非其所故書曰會非公孫敖敢抗晉侯為會也不書晉師之入乃所以深罪衛也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弒其君髠

春秋夷狄之君卒皆略而不日日髠之卒者所以謹商臣之弒也商臣弒君父自立惡逆甚矣人人皆得而誅之況楚蠻夷也中國當討其罪晉襄王盟中國不能奮中國之威以誅其賊而制其命聖人于此深惜之蓋當是特中國亂臣賊子往往而是是中國夷狄舉相似爾況楚僭竊大號自謂王子今書世子豈以其誓于天子哉特以商臣世嫡當立而惡逆如此

故聖人特正名為世子其旨深矣且傷中國不能自正見楚之悖亂莫敢誰何者是中國無人故也

公孫敖如齊

聘晉歸而復聘齊蓋魯人于是兩事齊晉且圖婚于齊故也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直在晉故書晉之爵秦師忿以取敗書敗績以戰而敗故不曰敗秦師于彭衙又謹而日之所以均晉罪

于秦也

丁丑作僖公主

周人卒哭而祔祔而易主是謂虞主既朞而練練而易主是謂練主僖公甸甍至今蓋十有五月矣非虞練之時而此方作主者猶未祔廟也猶未祔廟者欲躋之之故也是以謹而日之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凡盟必書地惟他國大夫來魯盟及魯大夫往他國

盟不地蓋各于其國中故也今經不書處父來魯魯無亦如晉者而書及處父盟然則孰與盟耶曰我公也公如晉不書者晉襄公立貢魯背盟伐邾公雖居喪未朝天王而畏晉之威越禮朝晉晉侯反使大夫盟以辱之未有躬朝其國而下使大夫盟之者是以沒不書公也凡大夫與公盟者若非彼彊迫我則但書人以明其非大夫之罪今晉實迫公令與大夫盟故特名處父又去其族以著其罪雖然此非專罪晉

處父也亦所以罪魯之臣子也夫公之如晉豈無卿
大夫以從行乎皆不能推明大義而以正理折之遽
自屈辱甘心受盟是豈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之義耶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
盟于鄭地者聖人以此盟為謀討楚也故雖晉魯二
卿而與宋陳鄭之君抗盟猶以爵以卿而書之尚冀
其奮中國之威以制蠻夷弑逆者之命也奈何實因
衛人請成而為此盟將復有事于秦爾故于伐秦乃

悉貶之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此可以見一歲之望盡失矣八月雖雨無及也文公無意于民怠于政事可知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

大事者特祭也非時祭也以躋僖公故大其事也文公所以緩于作主意在此也夫僖公雖閔之兄然閔實先立僖公嘗北面而事之君臣之義已定矣及其

傳繼則父子之義又定矣臣不可以先君子不可以先父今文公欲自尊其父而躋于閔公之上則紊亂宗廟顛倒禮經先親後祖昭穆失序謂之逆祀不亦宜乎以此為防而漢儒猶有兄弟不相為後之論夫父子相繼此禮之常也至于傳之兄弟則亦不得已焉爾既授以天下國家則所傳者雖非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矣漢儒迭毀之禮引宣昭兩帝為昭穆猶知以孫為

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矣又惠帝文帝皆高帝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亦與閔僖無異而當時識者皆推文帝上繼高祖而惠帝親受高帝天下者反不得與昭穆之正至于光武當繼平帝又自以世次當為元帝後皆背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而漢儒例以兄弟不相為後不當以昭穆格之此妄也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為後者必

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反以為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者竟莫有嗣之者一不可也生則以臣子事之死則以兄弟治之忘生倍死二不可也已實受之後君不受之先君今乃自繼先君則不惟棄後君命已之意又廢先君傳兄之命三不可也天下國家則歸之已父子之禮則恥不為四不可也徐邈曰若兄弟六人為君自為昭穆則後世當祀不及祖禰此又妄之甚者

禮有所極義有所斷為之後者為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為君亦六代祀祖禰矣假非兄弟相代而其祖亦當遷爾豈得故存哉即如邈言使有兄弟六人各自稱昭是有十三廟人其最後一君自上繼其父則五君終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受國之意乎凡言禮者惡其謟時君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授受之道使當傳國者不忍以其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當受國者人不肯以臣

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至令宗廟猥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者皆不知春秋大義故也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今春之戰秦以忿取敗則晉亦可以已矣為晉計者不若復修城濮之事連秦伐楚討其弒君父之賊以光紹文公之業豈不善乎乃復摟三國以伐秦報復不已殘民結怨況再興兵而過京師此尤其惡之大者故貶而人之

公子遂如齊納幣

婚禮有六曰納采曰問名曰納吉曰納徵曰請期曰親迎固自有次第而所謂納幣者即納徵也公始祥而納幣則納采問名皆在三年之内矣夫三年之内不圖婚聖人特于此譏之所以闡幽也先儒謂婚姻不當使公族而不述其所以蓋公子公孫之于國事皆當盡人臣之義惟婚姻之禮則有家人尊卑之序焉俾尊者而從事則非順矣卑者行之庶幾其可也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沈在汝南平與縣未嘗與于中國之會若以為服屬于楚而伐之則可伐之國不勝其多矣魯使卿往則諸國必非微者夫中國不能明大義以討蠻夷弒君父之賊乃與兵以問小國之罪此可傷也已聖人悉貶而人之獨叔孫得臣書名氏者詳内且明諸國皆卿行也且文公三年之間書公子遂公孫敖叔孫得

臣畧見于盟會則知魯之政刑盡在諸臣矣魯卒以是亡故春秋見微于濫觴書以為戒齊桓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而管仲之姓名不見于春秋是乃深明管仲知為臣之義有其功而名不在已春秋不襃管仲之功其旨甚微非達識者孰能知之漢五行志文公時大夫始顓政

夏五月王子虎卒

同盟于翟泉故赴于諸侯而書其卒蓋著其交政于

諸侯也未有采地故不志其爵但稱王子而止録其名而已

秦人伐晉

秋楚人圍江

江近楚自齊桓貫澤之明已服從于中國而楚自城濮之役亦絶不敢侵伐今復圍者葢晉文既沒襄公不復討楚人弒逆之惡故楚人輕視中國復有窺諸侯之意而先圍江以試之也

雨螽于宋

言雨螽與隕石同義皆天之應也

冬公如晉

三年喪畢乃朝于晉

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公之如晉蓋朝也非為盟也晉人以往年無禮于公請改盟焉夫盟已定矣又何改為公宜固辭乃復與盟我則非禮故書公及又謹而日之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

舉晉國之師非不衆也處父帥之以伐楚豈果能討其弑君父之賊哉直為救江而已爾舍大罪不問而區區為小國解紛其亦不察于先後緩急之義矣伐不目事聖人特繫之以救江者譏其徒取救患之名非仗大義之師此聖人深惜晉襄之不能有為也嗚呼其旨遠矣哉且春秋之義莫大乎伐楚而止書伐楚者二齊桓伐楚先之以侵蔡此年伐楚繫之以救

江學春秋者宜致思焉

四年春公至自晉

公三年喪畢不朝天王而朝彊國或執或辱事不可測是可危也

夏逆婦姜于齊

孰逆之公自往也往不言逆女又不書夫人之至而變其文曰逆婦姜于齊者譏公成禮于齊也公之圖婚喪制尚未終今之娶也又成禮于齊故沒不言公

而直曰婦姜者見夫人之位不明也夫人之位不明是不可為小君而奉祭祀也是以去其氏究觀夫人不終其位國亂子弒強臣擅命蓋由文公不能正其始也以此言之禮之于人大矣

狄侵齊

以齊之強而狄再侵之則狄之強又可知也

秋楚人滅江

江終為楚所滅則知楚之復張而處父之帥師無益

于救適所以堅其敵耳故先儒請之晉人滅江所以深罪晉也事見漢五行志

晉侯伐秦

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則其見報乃其常情也書爵書伐由在秦也秦至是能悔過矣故不復來報聖人取其能遷善此秦誓所以録于書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垂隴之盟晉與衛成至是晉歸衛孔達故衛侯使來

修舊好也且文公之時僖公之烈猶在故以同姓則衛使甯俞來聘異姓則秦伯使術來聘蠻夷則楚子使椒來聘惜乎文公不能繼其業此其可責也俞即甯武子也當衛侯出奔復歸之際能彌縫以全君故孔子謂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再娶不得稱夫人而況妾乎故庶子為君則為其母

無服不敢貳尊者也自惠公仲子以再娶始僭然尚未敢同嫡也今風氏乃莊公之妾雖于僖公為母而直以夫人之禮襚之者以天王成之為夫人故也魯禮之變自此始而妾嫡之分遂亂矣後世不知此乃有母以子貴之說甚至于妾死而加以皇后之謚此皆不知春秋之旨者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此不稱天王者以天王之尊而成人臣之妾以為夫

人又加厚禮焉亂天倫失天理矣故去天以示無天
道也夫風氏僭稱夫人久矣天王當正其非禮之罪
今及成之為夫人非重貶王則無以知其非也含不
及殯故言歸既含又賵故言且惟明知其不及事而
特使歸之以示恩故不書來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既以夫人之禮薨之復以小君之禮葬之又別為之
謚焉實書以示譏也天以妾敵父則卑君父之體以

妾並配則黷嫡母之尊禮曰妾不得體君又曰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禮有君之母非夫人者又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蓋與尊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母以子貴非禮明甚大失春秋之旨矣

王使召伯來會葬

妾母而稱夫人小君天王不能正之反使榮叔歸含且賵亦已厚矣今又使卿會其葬恩數有加焉可謂

無天道之甚故再不稱天以深貶之既葬始來會人

見其不及事也

夏公孫敖如晉

聘也王舍且賵矣又來會葬矣舍天王而謹事晉不

待貶而見也

秦人入鄀

鄀楚屬國也初叛楚即秦既又叛秦歸楚故秦人入

之後遂為楚邑楚昭王復國之後畏吳之强去郢而

鄀鄀聖人書秦之入鄀所以深罪晉襄之棄秦也

秋楚人滅六

六皐陶之後也楚人往年滅江今年滅六所以敢肆其惡逆如此者以中國不問其弒逆之罪故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許僖公立三十四年其子錫我立是為昭公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高氏春秋集註卷十八至二十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員外郎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吴裕信

春秋集註卷十八

宋 高閌 撰

文公二

六年春葬許僖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夏季孫行父如陳

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使行父繼舊好且娶焉行父

季友之孫公孫無佚之子也以王父字為氏季氏自是世執魯國之政

秋季孫行父如晉

問晉侯之疾也故求遭喪之禮以行移此心以事天王則魯可以為政于天下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晉襄公立七年晉人以太子夷皐少欲立長君遂使先蔑如秦迎公子雍將以為君既而不果乃立夷皐

是為靈公

冬八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卿共喪事非禮也因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此二事也而連書之何也曰晉射姑出奔由晉殺處父也晉殺陽處父則射姑何為出奔曰射姑殺也射姑殺則何以稱國曰君漏言也初晉襄公欲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乃謀于陽處父處父謂趙盾能

且曰使能國之利也襄公曰諾既而公謂射姑曰吾欲使盾佐汝今汝佐盾矣及襄公没處父主境上之事射姑聞晉之喪使人殺之夫君不密則失臣春秋之作所以明微處父本為國舉能而其見殺實因襄公之漏言故以專殺大夫之例書所以儆天下之為人君者也昔宋太祖諭江夏王曰凡事皆應謹密人有至誠所陳不可漏泄以負忠信之款也豈知此耶先書晉殺處父繼書射姑出奔則實殺處父之罪自

著矣亦所以釋上累也按二年及晉處父盟以其抗公也故不書族以貶之此書陽處父則以明其無罪異乎宋山矣射姑奔狄是自棄于中國也射姑者狐偃之子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閏月曰告月常月云告朔告朔者諸侯受一歲朔政于天子藏之祖廟每月朔告于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之命君北面受之乃祭一月之政頒于其國故又

謂之視朔必受之于廟者孝子歸美不敢自專故朝于廟而告之曰廟云者縁生以事死親存則朝朝而夕夕已死不敢忘故感月始而朝之也至閏月則雖有晦朔而無時令可察惟朝廟告月而已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閏月多矣獨此書不告月則是常告也文公以閏為附月之餘故不復告月則不成朝廟之禮矣猶者幸其不遂已之辭也苟知朝廟之禮不可已則告月之禮易為而可已哉按漢律歷志是歲亡閏

而置閏閏者所以正中朔也亡閏而置閏故經曰閏月不告月言無此月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僖二十二年公伐邾取之以歸須句子矣後復為邾所取今公又取之寘文公子焉以成僖公之志先書公伐邾而後書取須句者以見始則擅興兵以伐人之國既又奪取其地寘人之叛臣重其罪也故謹其日月

遂城郚

自伐郕至取須句兵之在外非一日又因之而城郚勞民甚矣城郚所以備郕也内城無遂遂城郚者不君乎公也不君者何先君取須句而歸其君公取須句面不顧其君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

宋成公立十七年其弟禦殺世子而自立國人共殺禦而立其少子杵臼是為昭公以國亂故不日不葬

凡治則禮詳亂則禮略

宋人殺其大夫

宋昭公初即位欲去羣公子羣公子率國人以攻公乃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公宮稱人以殺非有主名也大夫不名又非大夫之罪也貶責無所寄直志其衆亂無政而已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

令狐之戰非因殽之役而報復未已也晉使逆公子

雍于秦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兩國大夫輒發置人君皆罪也故悉貶而人之晉懼秦之不肯已遂擊之故書晉及而不書秦敗者秦非志乎為此戰也所以惡晉也晉趙盾實起此戰特推為首也以其舍世子而外求君又不能終反自將而禦之二三其德不令之舉也晉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既而食言及秦加兵于晉則先蔑不當與之偕來故既戰而後書其出奔以自令狐復如秦故不

言出也雖然趙盾之議先蔑之使志在靖國非不忠也而明不足以慮難是以至于此然則定國大策自有常經豈可易哉

狄侵我西鄙

魯間晉難而伐邾則狄亦間晉難而侵魯聖人書此罪魯之不自正也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于扈

凡盟會皆列敘諸國惟文公之世再盟一會但云諸

侯者中國無盟主也何則自晉文以來世主諸夏之盟襄公既歿趙盾既背秦約而立靈公懼諸侯之討已故不以靈公會諸侯而已臨之諸侯知靈公年少政在大夫而靡然甘心俛首而與晉大夫盟故春秋内亻乍言公外統言諸侯而不列叙者示無盟主且見趙盾之專也何以不亻乍趙盾盾而置君廢君居然晉大夫而已晉會諸侯而大夫臨盟是諸侯聽之也盾之專施于靈公可也施于諸侯而諸侯皆聽之亦所

以慚諸侯爾及新城之盟復列敘者以諸侯再會晉而盾復主之故特列叙以見靈公不君而政在趙盾諸侯微弱之甚皆聽命于盾也自是終靈公之世未嘗一合諸侯至黑臀繼立始有黑壤之會爾或曰齊桓以前未有盟主何為盟會以爵列為次耶曰是時未有同攘夷狄之事其相盟會者諸侯自相疑貳爾雖無盟主又何害焉

冬徐伐莒

徐本戎也厥後自進于中國數與中國盟命盟會僖十五年楚人伐徐齊桓為之大合中國諸侯以救之為其能去夷即華不復侵犯中國故也今輒興兵而伐莒莒如有罪不可不討則宜告于盟主以問之乃自舉師長此安窮必以中國無盟主是以敢爾故聖人復以夷狄書之

公孫敖如莒涖盟

莒為徐所伐故來求援而請修洮之盟公孫敖娶于

莒故許其盟而請往涖之敎于奔莒本此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雨時無事義見桓九年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盾來請盟俾遂敵之于衡雍衡雍者晉文公會諸侯

朝王之處也夫天王崩諸侯不奔赴其喪而盾與遂

皆國之正卿乃自相會盟于王畿之内惡莫大焉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

雒者天地之中而戎醜居之著其亂華也暴亦王畿之采邑雒戎處于王畿之内而諸侯至于與之盟則其干中國甚矣大夫無遂事自壬午至乙酉四日之間不能再歸又出一事再見故兩舉公子遂以見之晉戎同使失事霸主之義無尊中國之心也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天王崩魯侯不奔其喪國卿出會盟于畿内如弗聞也至是乃使公孫敖如京師而敖委棄君命不至而復滋見魯侯不臣之罪又失為國之道不能使一大夫而其大夫亦棄慢不臣廢君之命也不言所至者舉京師為重也然敖之所以不至而復者欲奔莒從已氏故也夫以疾而復猶且不可況于奔乎此春秋所以謹而日之且見人慾勝而天理滅也

蝗也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

宋昭公不禮襄夫人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稱人以殺見國亂無政也公子卬之死雖若無罪然司馬之職在于主兵而人得以殺之春秋因書其官而不書其名氏意可見矣

宋司城來奔

此蕩意諸也不書名氏者就出奔之中宜若無罪然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況殺大夫乎意諸為司城不能捍宋至于窘迫而出故以奔書蓋宋之亂正由官非其人不能輔其君是以春秋書其官不書其人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孫敖既不至京師而奔莒魯遂不供天王之喪毛伯于是乎來求金不曰求賻者周人諱以喪事求也

文勝也不曰天王使者王在諒隂之中百官總已聽于冡宰書曰伯相命士須材此冡宰當國之文也夫冡宰秉國之鈞豈可以用度之闕而下求于諸侯又況新君即位德未下于民固不可遽以王命誅求于天下也不書王使其意深矣以此為坊而後世猶有假仗主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事者

夫人姜氏如齊

夫人出境惟歸寧及奔父母之喪爾皆常事不書也

非此三者則書之此憫出姜之失位而志之也

三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天子所以七月而葬者欲使諸侯畢來會也禮無卿共葬之文若有王命止之則使上卿可也魯不討公叔敖之罪遂廢賻禮以致毛伯來求金于是不得已而復使叔孫得臣如京師焉然則得臣之如京師本非會葬也據昭二十二年叔鞅如京師葬景王此乃會葬之文也惟得臣如京師本非會葬故别舉辛丑

葬襄王以重著魯之罪也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凡稱人以殺者國亂無政衆人擅殺之詞也先都以作亂見殺而稱人者晉政不自其主出而趙盾專生殺之權故也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夫人行不致此獨致者聖人傷文姜哀姜之亂而出姜又不安于魯終以子弑而去故謹之而從始至之

例且見其無故而出危其失位也

晉人殺其大夫士縠及箕鄭父

及者累辭也累者必有可閔者也

楚人伐鄭

楚不伐鄭久矣今晉文襄既歿而靈公年少中國無盟主楚雖負弑逆之罪而中國莫敢誰何益無所顧忌至是遂伐鄭欲與中國爭盟也于是復見齊桓晉文之有功于諸夏矣

公子遂會晉人宋人衛人許人救鄭

楚自城濮之後不復事中國矣于是而伐鄭不可不救也然舉五國之兵不能討楚國弑君父之賊乃奔走以救鄭亦見中夏之衰夫晉主夏盟不在諸侯以啓戎心今既救之又不及楚師故悉貶稱人然書曰救亦善之也蓋存其意也

夏狄侵齊

晉宗諸侯而兵不禦楚齊僅自保而力不支狄夫狄

不侵齊五年矣今復肆其強則桓文之緒亦可謂衰矣

秋八月曹伯襄卒

曹共公立三十五年以下泉候人之詩觀之其為君可知矣其子壽立是為文公

九月癸酉地震

地道安靜以震為異故謹而日之

冬楚子使椒來聘

此見中國無盟主故楚敢通于諸大國而魯亦不能遽以禮義謝絶之也天自僖公以來雖交通于中國而聖人以蠻夷僭逆之故但書其君臣皆曰人而已至是齊晉日衰楚雖有弑君父之大惡而中國不復敢問之反與交通而使之接跡于中國于是書其君臣同吾中國之例夫天下之惡一也弑父與君人人皆得而誅之今中國不能討楚子之罪反受其聘于是楚遂入為中國之患而不可遏矣椒之不氏與秦

術同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

衣服曰禭禭所以送死者秦晉方不睦而魯數與晉通于是秦人疑魯之助晉故來歸禭以覘魯之情也然僖公薨已九年成風薨已四年其葬久矣而秦方以禭為名魯不能以非禮卻之將焉用之乎是以不君不大夫不使皆狄之也狄之者未能用周禮也成風于僖公雖曰母子而先君後夫人者禮當然也以

過時始至故曰來歸夫庶子為君者為妾母無服魯僭事成風以夫人之禮天子猶來含且賵則秦人歸襚雖為非禮亦中國有以召之爾

葬曹共公

因魯往會而著其臣子私謚之罪

春秋集註卷十八

春秋集註卷十九

宋 高閌 撰

文公三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此哀伯之孫臧文仲也孔子譏其竊位又譏其不仁者三不智者三而魯人師其言以為死而不朽蓋非立德立功者也立言而已其子許立是曰宣叔

夏秦伐晉

此先蔑討肴也初肴舍適嗣而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復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夷狄之道也故重貶秦以見肴之能悔過而無衣之詩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民而不與民同欲豈謂是耶

楚殺其大夫宜申

宜申亦城濮之敗將也北面而事弒君父之賊今十年矣乃謀弒焉楚子聞而殺之亦可悲也已宜申字

子西楚有兩子西其一則公子申也皆楚之用事者

或問管仲子産而及子西孔子告之曰彼哉彼哉蓋

以其蠻夷非吾黨之士故卻外之不復論其賢否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此一歲之望盡矣八月雖雨無及也故不書雨且見

公之怠于民事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古者内諸侯不外交外諸侯不内交不敢貳至尊也

今頃王新立而諸侯不朝反使大夫出聘以盟諸侯而公遂敢與之盟則惡益甚矣故不敢斥公而沒之沒公亦以譏蘇子也夫不雨僭之咎也而繫以女栗之盟是惡知正厥事哉諸侯僭天子大夫僭諸侯天地為之感變而人安行之皆如女栗之盟莫之非也此春秋所以深貶公也雖然公從霸主而盟王臣多矣未嘗沒公何也蓋有首惡者故不嫌也

冬狄侵宋

狄侵諸大國獨宋未爾自宋亂之後狄狄既侵之楚次厥貉又將來伐則國幾亡矣此衅之咎也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

此楚子將求諸侯而經不著其事者恐諸侯疑貳欲前而未敢也夫楚子者弑君父之賊死有餘罪而中國諸侯如宋陳鄭之君乃皆俛首而聽命焉宜其敢肆暴橫于中國矣聖人不使蠻夷遂加于中國也故于此不從諸侯會盟之例而特書曰楚子蔡侯次于

厥貉而已次者遲疑不前之貌著楚子包藏禍心欲以憑陵諸夏而未敢遽前也惟蔡侯首附楚故表而出之以均其罪厥貉後諸侯知中國之不可棄復同盟于新城非若蔡侯之堅附楚也則此獨書蔡侯者其旨深矣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

此年不書王者見中國諸侯之無王也何以知之以傳攷之麇子逃厥貉之會故楚子伐之楚子侵伐諸

侯至是遂稱爵矣以是見中國諸侯自會厥貉之後皆不能加楚也成二年會蜀之後雖其大夫帥師亦出主盟一同中國蓋聖人悼中國無盟主故不以蠻夷待之也

夏叔仲彭生會晉郤缺于承筐

謀諸侯之從于楚者叔仲彭生蓋公子牙之孫叔仲惠伯也經不書其卒者據左氏文公薨公子遂欲立宣公彭生不可既而遂殺世子惡而立宣公又以世

子瑕命召彭生入而殺之聖人以其不發仲遂之奸謀而禍及嗣君又及其身故略之略之者乃所以貶之也

秋曹伯來朝

喪畢而來朝也

公子遂如宋

為司城蕩意諸故也意諸之歸不書者彼之來奔本非其罪義可以異乎宋華元衛孫林父之徒也

狄侵齊

七年之間狄三侵齊非特齊之不競也亦當狄之方强爾狄之强如此乃所以大鹹之功也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鹹我地叔孫得臣最善射者也狄既侵齊而後之魯叔孫得臣以一矢斃其酋首故不言師師春秋書敗狄者四皆不書戰不待戰而敗之喜中國之勝也喜中國之勝者不與狄之抗中國也是以謹而日之狄

敗不曰師賤之也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

莊八年夏師及齊師圍郕郕降於齊師夫郕蓋魯之同姓國也而與齊同圍之自是降於齊而為齊屬今為齊所逼而復來奔魯故書郕伯而不名推其所由然深以罪魯也與莒展輿邾子益異矣

杞伯來朝

杞復稱伯豈以其國或小振敷王命既壅霸主以國

之大小易其班諸侯以國之强弱變其號此之謂其命亂也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女子雖許嫁笄而字若未及嫁而死自十九以下皆為殤與成人之禮固有差等而文公不以正禮卒之過于常制此春秋所以譏之

夏楚人圍巢

書序稱巢伯來朝則巢之建國久矣楚遂取之為屬

邑後為吳所滅

秋滕子來朝

此滕昭公也以文公之愚闇而曹杞滕之君皆相繼來朝則置天王于何地耶

秦伯使術來聘

秦伯者爵秦也爵秦者進之矣前此來歸僖公成風之襚盖將來聘而以此先之也術來聘意在晉爾夷狄而能進以禮是亦中國也然夷狄之越千里而來

聘魯不能以禮外之則又將越千里而報聘矣衍不

書族以夷狄故畧之也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河曲晉地秦報令狐之役也凡戰皆以主及客今秦

伐晉既退而晉追之至河曲而戰焉莫適為主也故

不書及二國報怨償禍迭起師徒其罪均也故皆人

之不書敗者兩無敗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

春秋書城二十九而帥師城之者二此及哀三年城啓陽是也必帥師帥師者畏他國之擾也夫勞民而城且不可況帥師師以出乎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陳共公立十八年而卒何以不書葬曰共公背中國即夷狄而死亦異于戍公午之得正而斃矣是以不葬也其子平國嗣立是為靈公明年與于新城之盟

始自拔于夷狄也

邾子蘧蒢卒

邾文公立五十二年卒其子貜且立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此一歲之望盡矣八月雖雨無及也文公怠于民事

如此

世室屋壞

伯禽為始封之君故其廟曰世室世世不遷之義也

觀春秋文公事宗廟寂為不謹非所謂卑宫室而致孝乎鬼神者也況世室者人子所常有事焉者也公每月朝之有司又當以時黝堊之豈有將壞而不知者且又無淫雨之災而其屋自壞此乃所謂變異也天人之際可不畏哉世或作太與太子太叔同義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

公為尋盟而朝晉也凡言公及諸侯會者皆公往與會之也沓之會公已出境而衛侯因公之將如晉而

來會公蓋欲因公而請平於晉也公許之

狄侵衛

衛侯輕出其國狄人乘間侵之晉不能為中國而攘夷狄使無侵軼而惡諸侯之貳此春秋所以矜小國之多虞而善公成之也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公自去冬初如晉則因與衛會既盟晉而還則又因

與鄭會久于道路而不朝正于廟故書至以謹之

邾人伐我南鄙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故邾人來討夫欲修鄰好而反蒙見討雖魯人有以取之而邾人特以使人不敬而遽興兵以伐人之國則又甚焉

叔彭生帥師伐邾

邾之來也不敢近我止伐我南鄙而已魯之報也彭生帥師往伐其國則又甚焉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此昭公也立二十年夫孝公名昭而謚潘曰昭非禮甚矣春秋惡之與不書吳越之葬同其子舍立蓋子叔姬所生也繼為商人所弒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新城鄭地去冬鄭衛皆因公而請平于晉至是諸侯之從楚者復附晉也然諸侯始皆相會爾衆議既合

而後盟且謀納捷菑焉故别書癸酉同盟以惡之夫天王崩葬諸侯皆若不聞而晉為盟主政在趙盾乃皆俛首而與之同盟可乎而陳侯居喪出盟又不待貶也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晏子曰君若不改孛星將出彗星何懼乎然則孛之為變甚于彗矣且斗有環域而孛星自外入于中此變之大者劉向曰君臣亂于朝政令虧于外則上濁

三光之精五星羸縮變色逆行甚則為孛夫孛星較然在北斗中天之示人顯矣可不懼哉春秋三書孛皆以謹人君之戒

公至自會

晉人因新城之盟遂以諸侯之兵納捷菑而此先致公者見諸侯皆使卿行也自是公出皆致矣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

捷菑蓋邾之奔亡公子也晉趙盾專執國政既受他

國奔亡臣子又擅會諸侯之兵歷宋鄭滕薛負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諸國皆俛首從行莫敢以正義折之者至邾城下而後肴自知其義之不可而弗克納故不書諸國而獨舉晉人也夫廢置諸侯王者之事而陪臣專之罪莫大焉然聞義能徙亦愈乎遂矣春秋以改過為善故稱人以貶其罪捷菑為人之子去君父而奔他國又欲藉他國之兵以歸簒其兄罪不容誅故不繫之邾也其曰納者不當納之辭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此著典型之壞也夫公孫敖廢命奔莒此誅廢之罪也已而奔齊主齊而請復公于是乎許之復故爵禄猶列于朝出入猶詔于國兄弟宗族猶存則其卒也是亦大夫而已矣所以特書其卒且為齊人歸喪起也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商人蓋桓公子昭公弟也舍未踰年而曰君者正舍

之為君所以正商人之罪也若以未踰年被弒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故聖人原情而立此義晉奚齊不正又里克不代其位故異于此商人自立是為懿公

宋子哀來奔

春秋之法自外至者非有罪則不名自内出者非有罪則不書然人臣進退之節視義理何如爾豈有不義其君遂若匹夫之奔逃乎若但書其來則不見奔

義若書其來奔則與有罪者等故書字以示義季子來歸不書出奔蓋為此也

冬單伯如齊

齊商人弒其君舍舍蓋子叔姬之子魯之出也故魯使單伯如齊以請子叔姬焉以其夫死子弒不安于齊義當歸魯故也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商人弒其君而因其母又怒單伯之來請因誣單伯

以淫子叔姬而併執之春秋兩書齊人執者不可及也不可及者所以明單伯子叔姬之無是事也别而言之若二事焉所以重齊人之罪也明年書單伯至自齊又書齊人來歸子叔姬則知齊人執之者誣也然聖人不直書商人執而以齊人執之之辭何也商人罪惡已著矣齊人不能討弑君父之賊俱北面而事之又聽執其君母而加以汚辱之名則黨惡之罪均不可赦故兩書齊人所以窮逆賊之黨與而治之

且以辨單伯子叔姬之誣也

春秋集註卷十九

春秋集註卷二十

宋　高閌　撰

文公四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為單伯與子叔姬故也使魯能修其政刑則齊亂可以義討今乃因晉以請豈非自取之乎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司馬之職國兵在焉宋昭公不能其大夫而華耦為司馬不由君命擅來求盟故不言宋公使而直書宋司馬華孫來盟以罪之其來盟奈何宋司城之來奔魯賓復之故宋之權臣德魯而願盟此其意可見也耦既來盟公與之宴辭曰君之先臣督得罪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聖人以耦無故而暴其祖因書曰華孫者明此司馬乃華督之孫言孫所以正其不能祖也不名者義不繫于名也

夏曹伯來朝
五年而兩朝於魯魯亦晏然受之此齊侯所以怒而討其罪也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齊人執單伯執子叔姬而歸公孫敖之喪執生而歸死所以惡魯也然其歸之也亦以敖之子請之故也請之故不曰以歸不曰來歸不曰歸自齊且敖者公子慶父之子穆伯也慶父桓公之長庶而欲自同于

正故不以伯為字而稱仲其後以字為仲孫氏故春秋祇書仲孫而國人以其實出長庶之後止稱孟孫所以論語稱孟孫問孝而左氏亦皆謂之孟孫蓋從衆人之同稱也凡奔大夫不書卒非我臣也敖蓋先君之宗卿而文伯惠叔皆其子也魯既許之復而立其子為仲孫氏矣豈有臣其子而不使之奔其父之喪者乎崇公族之恩篤君臣之義則姑聽其家以其喪歸可也雖然聖人以齊人自歸其喪為文蓋明敖

之喪在齊而已歸與不歸非魯之所得專也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莊二十五年三十年皆以日食而鼓用牲于社其非禮妄作義已著矣今文公亦復如此者必以為先朝故事可舉而行之也嗚呼後世人君舉行先朝故事而不顧義之可否雖有甚害亦因循不改自謂遵制揚功以拒絕臣下之言者多矣皆因陋承誤不知春秋之旨者也可為萬世之戒

單伯至自齊

内大夫為他國所執而見釋者皆書其至以見執非其罪且執既書則其歸不得不著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蔡侯既與楚子次于厥貉故新城之盟不與焉晉郤缺帥師伐之斯有名矣凡伐不言入伐之不服然後入焉見蔡雖附楚楚人不之救也故書戊申入蔡足以知楚之不足恃矣此雖蔡人自取之亦所以甚晉

也然晉魯不修所以服楚而暴小國以爭諸侯欲使區區之蔡捍楚之强而不貳則亦難矣故言伐言入甚之也謹而日之又甚之也是歲蔡侯甲午卒不書葢以其附楚不以中國待之也其子申立是為文公

秋齊人侵我西鄙

齊商人簒弑其君又執其君母又執我國大夫罪不勝誅而反加兵于我故書侵以惡之又貶而人之

季孫行父如晉

一歲再如晉者皆為齊故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尋新城之盟且為我故謀齊難也齊人賂晉故弗克我但盟而已公以齊難不與此盟夫晉為霸國而齊弑其君莫能正之諸侯又莫之討若謂諸侯不專征則田常弑簡公孔子請討焉夫豈非不義而孔子行之今晉號為主盟而趙盾實執國政其勢力亦足以率衆諸侯而諸侯亦皆俛首從命而皆不足以有為

是以春秋不復列序者以示中國無盟主也無盟主者不霸靈公也不霸靈公者政在肴也政在肴而諸侯無爭之者肴之能也肴之能而不霸靈公者春秋之意也著肴之專而不能有為也霸國猶晉國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晉會諸侯盟于扈受齊賂而不伐齊故齊人自歸子叔姬以解諸侯之意凡內女見黜皆書來歸罪在姬也此書齊人來歸者罪在齊人也未有子而黜其母

者也若曰姬無罪也齊人自來歸之云爾又異乎敖之喪也春秋閔子叔姬之事故異其辭以辨之然不直書齊母何也夫天下豈有無母之國哉而商人至于囚執其母則人之所不忍言者也故以父母之辭録之曰子叔姬蓋自魯人為之辭不得使為商人之母此春秋所以存天下之大教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諸侯為扈之會不能討齊國弑君父之賊反受其賂

而還是成商人為君也故自此遂書齊侯以罪諸國之會于扈者商人知諸國之無能為遂益肆其威且恚魯仗晉以謀已故一歲而再侵我西鄙又伐曹討其來朝我也惡魯而及曹非理甚矣夫齊商人弒君而自立諸侯會于扈謀伐之晉人取賂而還致齊益無顧忌侵我伐曹以肆其暴豈特齊有罪焉亦見諸侯之縱亂矣凡伐不言入入其郛者甚之也殆矣哉幾欲其國矣非特若侵魯西鄙而已也因我而加兵

于曹曰侵可也而曰伐者討其朝魯執辭正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晉侯既幼不在諸侯齊侯恃强數見侵伐故魯不得已而事之以行父當齊侯宜齊侯弗肯與盟也而曰弗及者恥也內辭也然亦行父奉使失辭謂公有疾致齊侯拒而弗受爾如必待公親自出盟則魯亦安用臣子為哉雖齊侯之意必欲與公盟則使臣當善為之辭可也且受命不受辭者使臣之職也今不能

專對則罪在行父矣季文子三思曾是不思何哉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朔者天子之所頒也諸侯上禀天子之命下授萬民之時故其奉王朔告于廟則謂之告朔退而視朝以授民則謂之視朔前此未有書不視朔者若其有疾則亦常事不書爾此特書者見公非有疾而然也蓋欲符季孫行父之言使齊侯不疑爾至定哀間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則見魯君日尋盟會常不在國廢

禮多矣然而其禮未亡此孔子所以愛之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

陽穀之會齊侯弗及盟者非特行父奉使之失也晉為魯故會諸侯于扈將以伐齊齊侯賂之遂不果伐于是齊侯欲取償于魯焉至是公使公子遂納賂于齊而復求盟所以得盟于郪丘則有辭矣謂公四不視朔實有疾故也然則春秋書公四不視朔非特譏公之怠亦以見公子遂得盟之因則知此盟非齊侯

之所欲故明年齊侯復伐我西鄙僅能少紓而已是以謹而日之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毁泉臺

有蛇自泉臺出而聲姜薨故毁之蓋譏其安畏妖祥非民之道也夫泉臺先君之所築也重民力而為之又重民力而毁之不如勿處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楚率秦巴以滅人之國則秦又聽服于楚矣夫城濮

之役秦人在焉自是遂與中國盟會而晉襄因殽之役報復不已自是失秦矣夫秦兵之强後世莫及焉使其協和以攘楚且討其弑君父之罪蓋有餘力而晉襄反棄秦以資楚此中國所以不振也故春秋前書秦人入鄀此書楚人秦人巴人滅庸以致意焉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

宋昭公立九年不能其大夫國人襄夫人亦惡之乃因其田使帥甸攻而弑之立其弟鮑是為文公其稱

人以弑見國亂而無主名者所以儆天下後世之為人君者也不書葬賊不討也不討賊者嗣君之罪也或曰杵臼之死襄夫人為之也雖因國人以首禍豈得遂委之于衆耶夫夫人淫于其國又安能有所為由杵臼失衆之久故能乘間而發若專歸其罪于夫人則杵臼失衆之惡無自而見惟以衆言之則夫人之罪在中矣此之謂善志或曰春秋之世君以無道致禍者衆矣獨杵臼與齊商人莒密州稱人弑何哉

天之所廢必若桀紂然以桀之虐民欲與之偕亡而成湯放之猶有慙德以紂之不善億兆離心而文王事之猶不敢違況君罪未至此而輒為賊害之計乎故春秋書弑賊之名所以正臣子之惡凡稱人者所以示人君之戒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宋人弑君而晉荀林父會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同討之遂立文公而還夫行天討而反成其亂失天

職也故不以卿書昔田常弒簡公孔子沐浴請討之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況正居卿位大夫之職者乎春秋誅逆亂如魯宣公者與謀也如楚公子比者與事也若宋文公始無弒君之謀終無弒君之逆而天下以為弒君者有其情也今諸國之師不能探其情而無所委罪焉貶而人之不亦宜乎自閔僖以來陳常在衛上今卿會在衛下非上卿故也

夏四月葬我小君聲姜

邾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邾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葬夫人而稱小君者自四方會葬者言之故用稱諸異邦之辭也九月而葬慢也不稱僖姜而别為之謚非禮也文公三不與諸侯盟會四不視朔又慢葬其君母則公之怠于國事可知也已

齊侯伐我西鄙

齊猶以公不親盟復來討焉于此見郪丘之盟無益

矣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晉不能救故公竟不免親與齊盟然書公及者是公欲之正其終者商人終欲盟公而肆伐不已一盟而退師公之善意也是以謹而日之

諸侯會于扈

前書諸侯盟于扈為不能討齊略也此書諸侯會于扈為不能討宋略也宋文定而昭公之賊不討則是

輔其亂也故不復列序諸侯見中國無霸主也

秋公至自穀

穀本齊地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之齊人以是憾魯今公不與扈之會而盟强齊于穀苟免齊難而已是可危也且書至自穀則不會于扈可知矣

冬公子遂如齊

拜穀之盟也公已與齊侯盟而公子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且見齊侯篡弒而諸侯反畏之如此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臺下非死所不正其終也

秦伯罃卒

秦雖伯益之後本附庸也僻在西夷自秦仲始大至平王時秦襄始有功于周室列于諸侯賜爵為伯及穆公與于城濮之戰自後與中國交聘盟會遂霸西戎九年來歸僖公成風之襚始與魯通好至是遂書其卒而弔其喪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弒其君商人

春秋之法弒君之賊以弒君討之則以賊書商人弒君自立至于五年宜加討賊之詞而稱齊人弒其君者齊人恬不討賊皆北面事之遂令商人專行無道而邴歜閻職乃自以私怨殺之故以弒君之罪歸之齊人以誅亂賊之黨且見齊無臣子而商人得遂為君也既君之復弒之則篡弒代立相弒之禍何時而已故雖魯桓篡弒自立聖人不沒其罪然亦從而君

之名以著商人有以致之也于是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于衛而立之元桓公子也是為惠公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慈恩愛民曰文此臣子之私謚也

冬十月子卒

子者文公之世子惡也子般子野卒皆名此不名何也不忍言也文公夫人姜氏生惡及視其次妃敬嬴生宣公而私事公子遂于是公子遂殺子惡及其母

視而立宣公宣公之立與聞乎弒也故子惡雖未踰年未成君聖人不忍名也是時叔彭生死君命何以不書貶也人臣無將將則必誅公子遂之將彭生知之矣昉乎殺子惡而立宣公者彭生爲之也是以貶而不書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此書歸者大歸也一去不返之辭也夫亡矣子弒矣而逆賊簒立矣嬴氏爲君母矣是夫人有可去之道

故自歸于齊焉君子以為姜氏見微者也先書子卒而繼書夫人姜氏歸于齊則知惡及視皆死而夫人無所依矣

季孫行父如齊

前乎子卒書如齊後乎子卒書如齊齊與聞乎故也所以惡齊也而季孫行父之罪則又不待貶絶而見者按左氏宣十八年公薨季孫行父言于朝曰使我殺適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乃逐遂之族以此驗

之行父實與公子遂同弑子惡而立宣公故夫人姜氏歸于齊而行父遽如齊焉惡實齊之甥恐齊人聽夫人之訴而來討于是議納賂以請平焉此見魯國臣子之罪皆不可勝誅也

莒弑其君庶其

莒紀公生太子僕及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于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故稱國以弑專罪嗣君也蓋與殺大夫稱國同義春秋稱國弑君者四皆罪

其嗣君

春秋集註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高氏春秋集註卷二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舉人臣章維桓

校對官員外郎臣金光悌

謄録監生臣吳裕信

春秋集註卷二十一

宋 高閌 撰

宣公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宣公受弒賊之立而不復討賊是與聞乎弒也是纂也此不天無王之甚而書春王正月公即位者以天道王法正其自即位之罪也其自即位奈何以不弒

自居聖人因如其意而書之此春秋之誅意也宣公之弑雖天王不問方伯不討而夫人姜氏歸於齊齊豈不知其簒弑乎曰齊人之知乃在夫人未歸之前蓋同惡相濟已先許其復通婚姻之好矣

公子遂如齊逆女

不待喪畢親迎而公子遂遂如齊逆女者此乃公子遂之本謀恐姻好久不通而齊人來討也且娶於齊則公因得以列於會而諸侯不復討矣公子遂之情

狀可知也夫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公子遂蓋公族之尊者尤不可也而不憚如齊者勢不能自已故爾始文公未終喪而娶故其子遂於即位之初而逆女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

不直書夫人婦姜至自齊而稱遂以者明公子遂不當以夫人歸也婚禮莫重乎親迎豈容大夫得以歸哉不稱公子者一事再見卒名也文公逆婦姜於齊

不稱夫人自逆故也此稱夫人者臣下之辭也不稱氏者夫人當待禮而行如野麕草蟲之詩蓋古者一禮不備女不肯行故詩曰雖速我訟亦不女從雖速我獄室家不足今公以喪娶又不親迎夫人不能以禮自固而公子遂以之歸故去氏以貶之婦者有姑之辭曰夫人姜氏至自齊可也而曰婦者姑敬嬴也而姑之蓋以是暴其惡也曷為暴其惡敬嬴以嬖妾私事襄仲而以其子屬之殺世嫡兄弟出主

君夫人乃援成風故事即以子貴為國母令斬焉在衰絰之中而請婚納婦此其罪之未見者也故因夫人至特稱婦姜以顯之此春秋推見至隱著妾母當國用事為後世鑒也有姑則以婦禮至無姑則專以夫人之禮至書至自齊又見齊人以非禮嫁女失父母國之道矣

夏季孫行父如齊

公既婚矣然後季文子如齊納賂請列於會蓋春秋

時凡國君不以其道立苟得一與於諸侯之會則他國不得復討其罪所以季文子不憚自行者欲假大國之權以定宣公之位也宣公之位定則一時臣子黨亂誤國之罪庶皆可以逃矣昔人稱季文子三思而後行今當魯國喪禍之際而舉動乖錯如此安在其為三思哉是必思之過多而方寸亂矣故孔子曰再斯可矣蓋譏之也

晉放其大夫胥甲父於衛

舜放驩兜於崇山此天子之討有罪也諸侯之大夫有罪則當請於天子或殺或放上由天子不得自專也故專殺大夫王法之所不容今晉乃專放其大夫可乎然放與逐不同放猶有禮焉退之以禮不深罪之也然舜治驩兜之罪而放之崇山者投之遠方也崇山猶在吾封疆之内非蠻夷外國也今晉之於衛同為列國爾晉輒放其有罪之臣於衛是鄙衛也是直以蠻徼待吾同列之國也衛人受晉之逐臣而不

辭豈亦迫於大國之勢歟按文公十二年河曲之戰晉人將薄秦人於河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至是晉人討不用命者乃放胥甲於衛夫胥甲趙穿之罪一也放甲而舍穿是政之不一也以非其罪故特加父字以別之異乎蔡之公孫獵也晉主諸侯而内討如此又安能正魯

公會齊侯於平州

春秋凡簒立者諸侯一與之會則他國不得復討遂

列於諸侯之會而以成君書之罪諸侯也非有王命則國人亦不得討之恐滋亂也此當時大概然爾今宣公與齊侯雖同惡相濟然實公欲為此會而不書及者討賊之辭也凡亂臣賊子必深絶其黨而為惡者孤矣故書會而不言及

公子遂如齊

此又如齊者謝得會也前年公子遂與叔孫得臣如齊請於齊侯歸弒其君出其母而立宣公今年公子

遂得為公冒喪逆女季孫行父又為之納賂請會齊惠公新遭弑逆之變而助成弑嫡之謀不念出姜之戚而繼為喪婚之好貪取濟西之賂而遂定篡者之位廢君臣兄弟夫婦之義是謂以亂濟亂者也昔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可謂具臣矣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公子遂與季孫行父叔孫得臣居大臣之位相與周旋於篡奪之事曾具臣之不

若當時庶幾於孔子之言者惟叔仲彭生耳自是禄去公室政在大夫魯君遂失其民此春秋所以盡其辭也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此專罪齊也宣公不義得國故以先君封界之田賂齊此吾國之惡聖人為之辭曰齊人取之云爾若非我予之也齊受簒逆之賂而助之則其惡尤大春秋討賊尤嚴於利其為惡而助之者所以孤其黨也雖

非強取要亦不義而得之所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也魯國本非宣公之所有也不義得國宜不能保其土故不云我其不書公納賂者與鄭伯假許田同義桓宣之計若出一軌春秋志之以見世平則正與法皆勝世變則亂與賂偕行自然之符可不戒諸

秋邾子來朝

首朝簒逆之賊此不待貶絶也故與滕侯朝桓之文異公羊子曰其餘從同同此類是也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十五年扈之會晉將為魯討齊十七年晉以諸侯之師伐宋以討弑君之罪皆取賂而還於是鄭伯以晉為不足與遂受盟於楚此雖晉有以取之然鄭遽背中國而即夷狄又同楚子加兵陳宋是助夷狄以攻中國也罪不勝誅故稱楚子而人鄭伯所以甚鄭伯之罪也非與楚子也兩書侵者所以深罪鄭伯此舉之不義也既正此師為不義然後中國之師可舉矣

晉趙盾帥師救陳

趙盾先自帥師救陳而後致中國同伐鄭也然鄭人連楚以侵陳與宋則晉何為獨救陳曰楚鄭之兵主在於陳因加於宋晉人踰宋而救陳救陳而師退是救宋也故舉救陳則及宋舉救宋則不及陳矣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於棐林伐鄭

此言趙盾救陳之師也　會晉者著諸侯為盾所致也不曰會晉趙盾者不與其以卑致尊也若列數諸

侯而會趙盾則是諸侯會大夫之辭爾故止稱師焉
師衆可以敵諸侯矣夫征伐自天子出非諸侯可得
而專也諸侯專之猶不可況大夫乎自隱桓以來諸
侯無大小皆專而行之及宣成而下大夫無内外皆
專而行之棐林之會天下之事中國之政皆在趙盾
矣
冬晉趙穿帥師侵崇
崇在西土秦與國也晉方病楚而欲得秦趙穿曰我

侵崇崇急秦必救之吾以求成焉嗚呼此謬計也豈有欲求成而反加兵於他人之國乎適足以衆晉之敵爾夫其謀之迂如此而當國者亦豈不為之裁正而從之乎意者穿已有逆心欲得兵權托於伐國以用其衆爾故書侵以著其罪

晉人宋人伐鄭

宋人怨鄭伯與楚子之侵我也復請晉伐鄭晉亦以前救之無功也遂連兵伐之夫晉以貪賂致諸侯之

叛不能退而自責乃謀動干戈於外以遂宋之復怨況宋人弑君豈可與之合兵乎故雖討得其罪亦皆貶而人之

二年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戰於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

大棘宋地春秋二十四戰主客並書帥師者惟此及哀二年趙鞅罕達而已夫主於伐人則書帥師此主與客無辨何也蓋鄭公子歸生興師伐宋而來不稱

伐者背中國即夷狄為楚來無以為辭曲在鄭也然元年秋鄭人與楚子侵宋宋公既為棐林之役以報之是冬又與晉人伐鄭一役而兩報之遂起此役今鄭師之來宋當明大義以諭之否則慎固封守使鄭不得而犯焉華元乃遽帥師出與之戰於是三軍大敗以至見獲不能效死徒殄民辱國而已以見中國因夷狄之故而自相殘如此故兩書帥師以惡之書宋之及又書宋敗深罪其不當與之戰也上書宋華

元矣下云獲華元可也復云宋者以國繫之重其以

國事獲也

秦師伐晉

此秦之師由晉侵崇以起之則惡在晉故秦稱師稱

伐見此師之出有名也一侵一伐而秦晉之曲直可

見矣聖人誅趙穿之意亦明矣

夏晉人宋人衛人陳人侵鄭

鄭為楚伐宋敗其師獲其大夫晉趙盾興諸侯之師

將為宋討鄭而不果者非力不足理曲故也晉惟以取賂釋宋不討以至於此故春秋著其失霸者之義既貶而人之又書侵以惡之所以甚趙盾也盾執晉政以主諸侯而二扈之盟貪宋齊之賂縱大惡而不治勤諸侯而無功故鄭伯以晉為不足與道楚以伐陳宋自是楚與晉爭晉不能競反有弑逆之禍於是楚益自肆明年遂有問鼎之事

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

諸侯以晉為盟主而晉國之政在趙盾盾之專制諸侯幾二十年矣天下惟知晉之有趙盾而不知有靈公也靈公雖不德亦不堪盾之專權故有殺盾之志盾欲出奔而未越境其族子趙穿遂弒靈公而盾即復其位不復討賊然則盾之臣節安在哉故聖人原其情而書之曰趙盾弒其君夷臯而不使趙穿尸其罪也誠使趙穿尸其罪則奸臣偽亡詐竄而陰使人弒其君者遂得以免其罪矣夫弒君之罪豈可計

免乎況盾又使穿逆成公則其迹嫌矣故聖人正趙盾之罪以戒天下後世專權懷姧之臣也善乎西晉陳泰能明此義也方高貴鄉公之見弒也抽戈者成濟倡謀者賈充而當國者司馬昭也昭雖流涕問策於陳泰泰曰惟斬賈充可以少謝天下爾昭問其次意在濟也泰以為有進於此不見其次蓋指昭也然則趙穿弒君而盾為首惡春秋之大義明矣以此為坊而鄧扈樂之徒猶蒙歸獄而受戮靈公立十四年

趙盾使趙穿逆襄公之弟黑臀於周而立之是為成
公不書葬者賊不討也
冬十月乙亥天王崩
三年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猶三
望
諸侯為天王崩斬衰而魯本不當郊因喪紀而不郊
可也今所以不郊者非為天王崩也牛口傷而改卜
而牛又死故也且公弑君簒立無天道矣豈足對越

在天乎祭天之牛或傷或死此天示變以警公也三望本因郊而設既不郊則三望之禮不備矣夫魯僭郊禮久矣隱桓莊閔不書者聖人不敢無故斥言君父之過故因變異而言也

葬匡王

前期而葬者簡也且以著王室之微罪諸侯之不王也

楚子伐陸渾之戎

僖二十二年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使雜居中國而天子置之不問至是楚子興兵來討其罪故稱伐以見中國之不自正也然楚自南海長驅中原觀兵周疆定王使人郊勞輒敢問鼎之輕重雖有窺周室之心而不敢輒動以先王之澤未竭夷狄猶有畏義之心焉故稱本爵以正其狂僭之罪而不書問鼎者蓋私問之也

夏楚人侵鄭

按左傳晉侯伐鄭鄭與晉平而經獨書楚人侵鄭者
書楚人侵鄭則知鄭復從晉也鄭本以晉不足與而
從楚今晉成公初立而復從晉是鄭伯之反正也故
獨書楚人侵鄭以抑夷狄之強

秋赤狄侵齊

曰赤狄者見狄之種類已分矣

宋師圍曹

宋文公即位三年武氏以曹師作亂聖人削而不書

此年圍曹以報武氏之亂而書之者夫武氏之亂非曹人所致也宋人不能反躬自治内睦九族而興兵以圍人之國不亦左乎蓋宋惟有不赦之罪故書法如此

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

觀其葬之速則知其禮之不備也且著其臣子私諡之罪

四年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郯莒人不肯公伐莒取向

莒郯相怨而郯乃魯婚姻之國故公及齊侯平之公欲為郯平莒而挾齊以為重非平之道此莒之所以不服也肯者心以為然而後從之者也此見公之義不足以服莒之心矣曰莒人又見其不肯者非特其君也及齊侯者以公為主及郯者以莒為主齊魯二大國以好平兩小國之怨而且不能葢信不足故也

不知自反而取邑以致忿於人則公之所為亦已甚矣公既無以得莒後書剡伯姬來歸則剡亦不能固其好也雖然向吾故地桓十六年城向是也其後或入於莒豈魯與莒有好而向還莒歟至此莒不肯平然後公復取向也

秦伯稻卒

共公立四年其子桓公立

夏六月乙酉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

歸生鄭之正卿也公子宋以染指黿鼎之故鄭伯將殺之宋輒與歸生謀先歸生若即發奸謀則宋之惡可遏靈公亦得而免矣既不以告又懼其譖而從之雖公子宋手弒其君而歸生為國正卿縱其為逆意尤可誅故特書公子歸生弒其君夷所以教天下後世之為人臣者也蓋春秋之作常施於可疑而不施於所不疑宋之罪無疑也歸生或疑於可免故治歸生則宋罪自見非重歸生而輕宋也以此為坊後世

猶有失身而為逆賊所制如司馬亮沈慶之輩者且
傳曰慎微又曰飲食必有訟又曰戲生患又曰輕則
失巨鄭伯輕戲於飲食之微而致殺身之禍聖人書
之其示來世之意深矣靈公立一年鄭人立穆公之
庶子堅是為襄公

赤狄侵齊

以齊之疆而連年為狄所侵則惠公之無政可知矣

秋公如齊公至自齊

狄在齊境而公往朝之公之無政又可知矣故雖未

踰時而書至以危之且為明年再如齊起也

冬楚子伐鄭

中國諸侯不問鄭國弒君之罪而夷狄加兵以討之

故書楚子伐鄭所以病中國也且楚之病鄭久矣侵

伐之事始稱荆次稱人至此稱楚子所以深罪鄭也

五年春公如齊

公以不義得國故亟朝於齊蓋當是時魯益以弱故

謹事大國以自固也

夏公至自齊

公春如齊而夏至者以齊人止公而強為高固請婚也故書至以危之

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

時君之女也故稱子以別之古者三十而娶五十而爵為大夫故大夫無出境親迎者高固為齊正卿而始與魯為婚又越境逆女非禮可知矣不曰逆女者

大夫不敵於諸侯故但稱子叔姬以見高固之自逆也齊許之來魯與之婚高固之娶叔姬之嫁皆非禮也

叔孫得臣卒

此公子牙之後莊叔也内大夫卒無不日者以春秋魯史故詳之也仲遂殺嫡立庶往謀於齊而得臣有並使之罪故特不書日以謹之而仲遂之惡不可勝誅特於繹立義故文起於此也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

子叔姬來者歸寧也歸寧常事不書先儒謂壻有反馬之禮是亦常事不書矣夫高固已為齊之正卿非王事不當出境既未娶而為國卿又不可以國卿而有新婚反馬之禮也故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以罪之子叔姬不冠夫氏者承上高固及之也

楚人伐鄭

去冬之伐稱楚子所以譏鄭也今祇稱人又罪其數

犯中國也

春秋集註卷二十一